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二十 覆三

唐 玄宗 御註 并疏

河上公 嚴君平 李榮 註

西 華法師 成玄英 疏

濛 陽 強 思 齊 纂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所以次前章者前章對治剛字其味損益故以此章示其剛之不可行也此章則示其柔之不可行也

第一起警喻明剛者未勝夫至德早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御註以堅破堅必兩堅俱損柔擊強者則強損柔全故用攻堅強其無以易於水者

矣○御疏水之為性善下不爭動靜因時方圓隨器故舉天下之柔弱者莫過於水矣而攻堅強莫之能勝者夫水雖柔而能穴石石雖堅而不能損水若以堅攻堅則彼此而俱損以水攻石石損而水全故知

攻堅伐強無先水者故云莫之能勝○河上公曰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在圓中則圓在方中則方壅之則止決之則行而攻堅

強者莫之能勝水能懷山襄陵磨鐵銷銅莫能勝水而成功也○榮曰觀之於一切

總之於萬有柔弱之至者水之為最也銷金石破丘陵無能過水水最勝也破堅強

法水既為勝故不可易之理身者若能以謙為德以道為用必可破之於強敵摧之

於驍雄而道最為先故無易於道也修身者能守雌柔之至自破剛強之人我解宅

虛靜之至理妙絕是非之交爭唯道為勝無以代之○成疏物性柔弱無過於水天下

下堅強莫先金石然水雖柔弱利用無窮攻擊強堅莫在先者無為破有其義亦然

其無以易之

御疏夫水雖至柔用攻堅強之物無能易

之者豈不以其有不爭之德無守勝之心

乎理國修身亦當如此○河上公曰夫攻

堅強者無以易於水○成疏言水能攻擊

自然不易之事無為破有萬代不刊之術

第二合喻歎凡不能行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御註柔弱之道勝於剛強天下人莫能知

此道不能行○御疏柔弱之道勝於剛強

天下之人皆知此義但惑於自賢以己為

尚無能行其所知者故云不能行○河上

公曰弱之勝強水能滅火陰能消陽柔之

勝剛舌柔齒剛齒先舌亡天下莫不知知

柔弱者久長剛強者折傷莫能行耻謙卑

好強梁○榮曰多好剛強少存柔弱不能

謙退競處物先也○成疏水能攻於金石

故知柔勝於剛強此乃愚智同知而舉世

無能依行者也

第三舉聖證成示其正道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御註引萬方之罪是受國之垢獨稱孤寡不殺是受國之不祥其德如此則社稷有奉也○御疏舉聖人之言證成上義此即

能行以柔勝剛之行者垢穢辱也言人君能舍受垢穢引萬方之罪在已則人仰德美而不離散社稷有奉故云是謂社稷主也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者祥善也人君能謙居用柔受國之不善稱孤寡不殺則

四海歸仁是謂天下王矣○河上公曰故聖人言謂下事也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之主入君能受國之垢濁者若江海不逆小流則能長保社稷為一國君主也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君能引過自與代民受不

祥之殃可以王有天下也○嚴曰忍人所醜受人所惡當民大禍不以為德計在喪國不失天心慮在殺身不失民福夫如是者天地與之俯仰所加者亡所圖者服天下蕩蕩并為一域向風仰化靡不蒙澤○

禁曰體柔弱之道則物無不包悟幽玄之境則事無不納舍非過惡受國之垢也罪已責躬受國不祥也適可以為物主故言天下王也此言反於俗而合於道故云正

言若反也垢穢也祥善也修身者雖復歷之於穢淨穢淨兼忘經之於善惡善惡同捨照一理之元寂建萬境之皆空可以成道為法王也以俗觀之垢淨善惡心為有以道觀之並悉是空故云反也○成疏是

以聖人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國邦域也垢辱也言體道之主處於人世謙退柔弱遠於違從身受屈辱而不與物爭故堪為社稷主以牧蒼生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故不祥猶不善也言聖人靈鑒虛通達於善惡者有不祥之事輒自責躬引過歸已

此可為天下君王也湯自焚千里來雲即其事也前言社稷可寄諸侯後舉天下宜屬天下

正言若反

御註受國之垢為社稷主受國不祥為天

下王是必正言初如反俗故云正言若反○御疏此一句結上文也夫受國垢濁即為社稷主受國不祥即為天下王其言非

背不同於俗故老君詳質云是必真正之言行之而信但常俗聞之初若乖反爾○河上公曰此乃為正直之言世人不知以為反言也○嚴曰輕已重人安於醜辱反俗情之見乃治國之正言也○成疏當理

正言似如反俗何者俗皆好善好榮而今乃受垢辱不善故若反也而言者者欲明不反而反雖反不反雖反不反恒順於俗不反而反順俗而真欲亦反不定反故加若也上文云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即其義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明剛強示弱其於至極則水潤無欲此章蓋即道前主以彰道之效就二章中義關三則第一舉道二達本旨極道第二明聖人處會妙與重無德忘執之異

第一難難二達未階極道能行則善大於祥說雖和字是以聖人存心利物執左契而無責於德也

生等重明登天六合俱照陽和發地
萬物皆春有力之我博焉無情之道
大矣如何守無恒計是非子建東轅
心已馳於共會則何南望志欲於
無泰或怨懣於傳川乃悲於易水
豈若雖怨懣美見法於之流歸白鹿
秋與開金舍之念舊常相結於三善
附言此死於一統不流情於三善
能令真寂淡幽玄微多速風下之煙
大覺統中之像如鳥豈長生之傳入
妙門

和大怨必有餘怨

御註和大怨與身為怨對之大者情欲也
和謂調和也此言人君欲以言教調和百
姓使無情欲故曰和大怨也必有餘怨立
教化人不能無迹斯迹之弊還與為怨故
曰必有餘怨○御疏厥初生人身心清靜
而今就滌塵境失道淪胥者情欲之所為
也則知與身為怨之大者其唯情欲乎和
調和也此言百姓已困於情欲而生矯偽
人君不能我無為今其自化方欲設教立
法制其奸詐調而和之故曰和大怨必有
餘怨者既設教立法不能無迹斯迹之弊
還與為怨故云必有餘怨○河上公曰和
大怨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以相和報也必

有餘怨任刑者夫人情必有餘怨及於良
民○榮曰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物我齊一則是非不起彼此糾紛則怨讎
斯作故禮有報怨之義法有償死之刑怨
往怨來怨怨不息思欲息怨和之今去違

以從順乎使反惡而為善然口善而心不
善面從而意不從不善不從餘怨餘恨此
則更起於惡何得用之為善欲得為善未
若無為怨無為怨何須和順既不和順亦
無忤逆逆順斯忘怨讎自息不知善之為
善始可名為至善○成疏怨對也即是有無
美惡等一切對待之法也言學人雖捨有
無得非有非無和二邊為中一而猶是前
玄未體於重玄理也此雖無待未能無不
待此是待獨未能獨獨故有餘對

安可以為善
御註既有餘怨則安可為善○御疏設教
立法其迹生弊既有餘怨則安可為善是
則善性於學以求復其初者爾若能上化
清淨無事無為人有淳樸之風迹無餘怨

之弊方可為善矣○河上公曰一人吁嗟
則失天心安可以怨為善○成疏安何
也言雖遣二邊未忘中一故何可盡善也
第二明聖人虛會妙矣重玄

御註左契者心也心為陽藏與前境契合
故謂之左契爾聖人知立教則必有迹有
迹則是餘怨故執持此心使令清淨下人
化之則無情欲不煩誅責自契無為○御
疏左契者心也心為陽藏與前境契合故
謂之左契聖人知立教則必有迹有迹則
是餘怨故執持此心令不散亂下人化之
則無情欲不煩誅責自契無為矣○河上
公曰是以聖人執左契古者聖人執左契
合符信無大法律刻契合符以為信也而
不責於人但刻契之信不責人以他事也
○嚴曰契符信也聖人執道之符操德之
信合之於我不責於人故將欲有為必契
於天將欲有行必驗於符信未過於我不
尤於人歸禍於己不怨於人爾○榮曰古

者聖人刻木為契君執於左臣執於右為信合人於符契不復制之以法符於物無罰故言不責於人也○成疏契信也合也左陽也生也言體道聖人境智冥符能所虛會超茲四句雖彼百非故得久視長生

義言執左此即不執而執也猶如常主控於左契所以微攝萬機聖人妙契策中故能匡御億兆而言不責者聖人雖復匡御衆生而忘其德芻狗百姓故不責其恩報
第三辯有德無德執忘之異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微

御註司主也微通也言有德之君主司心契則人自化之無德之主則立法制以通於人為法之弊故未為善御疏司主也微通也言有德之君主司心契則人將自化無德之主不能處心而忘已雅欲作法以通人作法則弊生故為無德爾○河上公曰有德司契有德之君司察契信而已無德司微無德之君背其契信司之所失○嚴曰微亦作殺也無德之主政失亂生

不求於已專司人失督以嚴刑故人有過欲家有罪名有德之主是非自定黑白自分未動而天下應不令而天下然也○榮曰司主也契合也微離也有德之君心之所主上合無為之道混然冥一下為萬物所歸信之符契者其無德不解行善非執契於道抑亦眾人離散也內明有德合理故云司契無德乖真故云司微也○成疏司主也微迹也言上德之人主意妙契不執名言無德之者猶滯筌蹄未能洞遺迹

既不派故言司微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御註司契則清淨立法則明殘皇天無親雅德是輔故人君者常思化淳於無為不可立法而生事也○御疏雖天道平施而與善不欺故司契雅清靜者天福其善則吉無不利立法殘傷者天降以殃則孽不可逃豈非皇天無親雅德是輔者乎○河上公曰天道無有親疎雅與善人則司契者也○榮曰天道平等無有親疎惡人遠

道致有疎善者近真故生親稱至理為語不疎不親但以善人行善天乃福之故云與善人也然乃與善及不與不善是知輔德不輔無德若能行於德善善德自然歸之也○成疏天真之理何有親疎上善之人自然待會即向執左契不責於人者是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章所以次二古之故於行末國故次此章五則從小入大此章內文有四章第一明小學之人不入塵境第二明虛心第三明格教念益第三明反古還淳如元同俗第四體真會通妙絕往來

第一明小學之人不入塵境
夫夫法雅和於地共養農之代人世守於無為穴處用避於風霜巢居而於於反善十五載而一孕數百年而方終死官積而生乃舍哺豈有大國獨帝小國稱臣官不助其謀風后不焚其智何計什伯之器准為今古哉雖有舟典照之惟於江陰雖有甲兵嚴之守而不用結繩之化自高勝宗之風轉至去死不相往來洵乎末代注危若玉腕爭敵奉更政用假則伊尹則去詐美欺泰始呈於月報石胎人劉松瑞晉恭於殿柱臣榮若攻為淨執堪方知大道之時各抱無為之化以今方古何痛深哉

道致有疎善者近真故生親稱至理為語不疎不親但以善人行善天乃福之故云與善人也然乃與善及不與不善是知輔德不輔無德若能行於德善善德自然歸之也○成疏天真之理何有親疎上善之人自然待會即向執左契不責於人者是也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御疏寡少也什伍也伯長也器材器也此論淳古之代也言國小者明不求大言人少者明不求多不求大則心無貪競不求多則事必易簡易簡之道立則淳風著道

使有人之材器堪為什伍之伯長以絕於人者亦無所用之矣。河上公曰小國寡民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為小儉約不奢泰民雖衆由若寡之不敢勞也使民有什伯使民各有部曲什伯貴賤不相犯也人之器而不用器謂農人之器而不用者不徵召奪民良時也。嚴曰小國者地狹人少無警石之固有累卵之危以道治人則轉禍為福矣。禁曰聖人理國用無為之道所有軍戎器械或多或少若伯若千皆悉不用小國猶爾况大國乎。成疏國域也謂域心住故言小國即小乘寡欲之人亦是謙小國寡欲之行器即六根十惡之兵器也根雖有六用乃无窮言什伯者舉其大數而不用者言靜息諸根不深塵境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御疏徙遷移也化歸淳朴政不煩苛人懷其生所以重死教本崇業無所外求各安其居故不遠遷移。河上公曰使民重死君能為民興利除害各得其所則民重死

食生不遠徙正令不煩則民安其業故不遠遷徙難其常也。嚴曰建之以道德人則樂生安壽不為盜賊當此之時無鐘鼓而萬人娛不賞與而萬人足各安其居不遷其鄉有百倍之利者亦不去其國也。禁曰政逢有事物乃輕生化屬無為人皆重死父既保子妻不失夫各得樂業安居無復流亡遠徙。成疏諸行重靜知足守分故得修其天年而不遠遷徙前境也

第二明虛心證理捨教忘筌

雖有舟與無所乘之

御疏舟與之設本以通水陸濟有無既無往來則舟與棄捨無所乘用矣莊子云至德之代山無蹊隧澤無舟梁。河上公曰清淨無為不作繁華不好出入遊娛也。

禁曰夫水行用舟陸行用輿無為之代山

無蹊陸澤無舟輿絕本去末何乘之有。成疏舟與謂三乘之教也舟在於水喻教能舟航萬物度於生死海也故昇玄經云久曠生死海隔絕貪愛流輿處於陸輿能輪轉喻教能轉凡成聖也得理忘言故能達教而不用也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御疏甲兵所陳本以討不服禦寇敵上行道德下無離異既却攻戰之事則甲兵韜藏而無陳也。河上公曰無怨惡於天下。禁曰兵以討逆武以靖亂上既行道下乃好德自然從化何事陳兵也。成疏雖有身心兵甲墮體坐忘物境既空何所陳設此一句覆結前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御疏古者書契未興結繩紀事故繫辭云上古結繩而理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欲明結繩之代人淳樸文字既興是生詐偽今將使人忘情去欲歸於淳古故云使

人復結繩而用之○河上公曰去文反質信無欺也○禁曰古者書契未作結繩為政文字既興澆薄尤甚聖人設教義在無為欲使反澆還淳去華歸實也○成疏既虛心證理捨教忘筌故寄結繩示其反本此一句結雖有舟輿無所乘之也

第三明反古還淳和光同俗

甘其食美其服

御疏食之甘者在於適適則所食皆甘服之美者在於當當則所服皆美苟不適當則雖玉食錦衣不足稱甘美也○河上公曰甘其食甘其蔬食不漁食百姓也美其服美其惡衣不貴五色○禁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物情不悅食玉衣錦不以爲美人心既適飯蔬被褐足可爲甘今陶聖化過大鈞人無貴賤所食者皆甘也服無好惡所衣者皆美也家無貧富所居者皆安也鄉無豐儉所住者皆樂也既無遠徙之者故絕弱喪之人○成疏甘其會味至道也美其服德營身也

安其居樂其俗

御疏無欲故所居則安化淳故其俗可樂若逐欲無節將自不安其居苛政且煩焉得復樂其俗○河上公曰安其居安其茅茨不好文飾之屋也樂其俗樂其質朴之俗不轉移○成疏安其居所在皆安動而寂也樂其俗和光人世寂而動也

第四明體真會道妙絕往來

鄰國相望鷄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御疏列國相望鷄犬相聞蓋言其近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者由彼此俱足無所求及故爾○河上公曰隣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去近也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其無情欲也○禁曰兩國爲隣望之在目鷄鳴狗吠聽之聞耳從始至終以少及老不相往來人人皆自足家家俱有道故曰人相忘於道術魚相忘於江湖此謂也○成疏鄰國相望鄰近也國謂生死之域與道境也言此二域近在內心故言相望也鷄狗之聲

相聞鷄以伺晨狗以警夜譬一切言教警長昏之夜伺智慧之晨也此之言教近詮一心故云相聞也使民至老不相往來會理體真即道即道既不從生死而來亦無道理可往二域既一故不相往來二際無際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結前首說此章內義分有三第一明上德之人妙絕言辯第二明上德之人財後兩說第三說
結上德利物忘功
第一明上德之人妙絕言辯

信言不美

御疏信言謂聖教信實之言也老君欲以自明所立言教化導衆生實爲精信故與

言不美大辨若搏者不知其美也
以我華新凡四欲不精其美而遠不
山雖能舉足不鳴不飛之鳥一起沖
天飛而後賦之夫百年何信勞大言
精詞枉造化生成績而不知更何言
吳余窮覽至誠於身理國上意曰日
感衆則知聖天下可信勝洗心從道
人代行無爲之事遠也斯尊處仲和
之深德可資如良治之子必自爲衆
吾徒佩真何不棄矣所格黃卷學成
清溪道實以花能性無絲毫雜恨不
得思像聖影物色函開或覺殘理
勞數何怪問志之者無忘此心也

俗相違代人以為不美○河上公曰信言者如其實也不美者朴且質也○榮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言以宣心非關要作務存實理不在華詞故云信言不美甘言失真輕諾寡實故言美言不信也○成疏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信實也美浮艷也言上德之人冥冥契道所說言教實而不華浮艷之言俗中小說既乖至理所以不信故莊子云犬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也

美言不信

御疏美言謂代教甘美之言也言多浮華動合於俗既非信實不可化人信言所以不美正以代教美言不信故爾○河上公曰滋美之言者華華華辭不信者飾偽多空虛也

善者不辯

御疏悟教之善在於修行行而忘之曾不執滯故不辯說也○河上公曰善者以道修身不來文也○嚴曰容疎者訥謂之不

辯輒輒而成默然而信故能成善何也動得天心靜得地意君子之本為百行之長矣○榮曰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大辯若訥無勞詞養善者不辯也偏詞過當多言數窮辯者不善也○成疏辯別也善體至道之人指馬天地以為喻故無可分別也儒墨是非堅執人我分別者良由未證善道故也

第二明上德之人財德兩施

辯者不善

御疏但能辯說者言教曾不悟了修行或滯既多故為不善○河上公曰辯者謂巧言不善者舌致患也山有玉掘其山水有珠竭其淵辯口多言亡其身也○嚴曰散朴澆淳誣天誣地變化文辭以傾家國故不善也

知者不博

御疏知了悟也博多聞也言體道了悟之人在乎精一不在多聞故莊子云博溺心○河上公曰知者謂知道之士不博者守

一元○嚴曰越枝務本多識萬端目窺人事無所窮極為道之博萬物離散是不知於道者也○榮曰子能知一萬事畢知者不博也文滅質博溺心迷至理不知也○成疏知道之人忘言絕學所以不博博學之士耽滯名教所以不知故西昇經云人能圖知天地萬物不知已之所由生是大不知又云子能知一萬事畢莊子云文滅質博溺心

博者不知

御疏夫多聞者則滯於言教滯教則終日言而盡物既非了悟故曰不知○河上公曰博者多見聞不知者失要真也重明上德之人財德兩施

聖人不積

御疏積滯聚也聖人妙達理源深明法性悟文字虛假了言教空無所說之理既明能說之言亦達則於彼言教一無滯積故云聖人不積爾○河上公曰聖人積德不積財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也○嚴曰

聖人去傳與辯如彼虛空無所貯積與物俱變爾○榮曰聖人不積既以與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不積者虛懷也猶如日月流輝照臨方竭物得已見轉益光華猶聖人智徹於物法施無窮也江海澗潤善利萬物物得以生而源流不竭亦猶聖人財施不盡也○成疏積聚也聖人有財惠物有德教人故不積也

既以與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御疏既盡也言聖人雖不積滯言教然衆生發明慧心必資聖人誘導故聖人以清淨理性盡與凡愚而教導之於聖人慧解之性曾不減耗故云愈多註云有明自性多明外益者悟理之性既非他有故云自性因教之益不自中來故云外益明聖人教導凡愚心彌慧解故云愈有惟教學者理益精暢故云愈多爾○河上公曰既以與人己愈有既以爲人施設德化己愈有德化己愈有德也既以與人己愈多既以財賄布施與人己財益多如日月之光無

有盡時也○嚴曰無爲之旨盡以與人己益明盡以與人己益壽矣○成疏既以與人己愈有既盡也爲施化也言己所有道德盡特教人而無鄙吝德彌高遠故言愈有此德施既以與人己愈多所有財實盡特施散而果報彌廣故云愈多此財施也
第三總結上德利物志功

天之道利而不害
御疏天道施生長養萬物利也無所宰割不害也舉喻欲明聖人之道弘益爾○河上公曰天生萬物愛育之令長大無所傷害也○榮曰天道施生利也常善救人而不害也爭由心起爲因事生聖人無心自然無事事既無事爲亦無爲○成疏天然之道生成萬物利益弘多有何損害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御疏聖人之道凡所作爲而與物不爭者聖人無所積滯與人愈有是以不爭爾○河上公曰聖人法天所施爲化成就就不與人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也○成疏聖

人上德法道虛通施爲至教化被群品謙以自牧成功不居推功於物故言不爭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二十